

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

吴元丰

锡伯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历史上,锡伯族的居住区域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伴随着居住区域的变化,其相邻民族也有变化。因此,锡伯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居住区域及其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就成为锡伯族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对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试作探讨,谨请同仁赐教。

一、锡伯族的居住区域

明末清初,锡伯族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力量,清政府将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分迁到齐齐哈尔、伯都纳和吉林乌拉三城驻防。此前之锡伯族居住区域,因史籍中尚无明确记载,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岛田好先生在《锡伯卦尔察部族考》一文中指出:“此部族(即锡伯族——引者注)以绰尔河下游为中心,其蔓延北达齐齐哈尔附近,南抵吉林附近,西暨洮儿河流域。”^①铁玉钦先生在《沈阳太平寺锡伯碑考略》一文中指出:“锡伯族确曾以绰尔河下游为中心,北达海拉尔附近,南到吉林,西到洮儿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定居。”^②吴克尧先生在《锡伯族历代迁徙研究》一文中指出:“锡伯族在嫩江中下游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向南扩展到西拉木伦河流域,向东扩展到第一松花江两岸,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村屯。”^③据锡伯族迁居盛京后所立的《太平寺碑文》记载:“锡伯部世居海拉尔东南扎拉托罗河流域。”扎拉托罗河,即系洮儿河。^④锡伯族曾于洮儿河中游筑城而居,在《蒙古游牧记》、《大清一统志》和《黑龙江志稿》等史籍中称之为“西北城”、“西伯城”、“锡伯城”,并列入古迹。由此可见,该城建置年代之久远,说明锡伯族最早曾以洮儿河流域为中心居住和生活。后来伴随着锡伯族人口繁衍和生产的需要,居住区域逐渐扩大,洮儿河流域渐失中心居住区地位,所筑之城亦随时间的推移被废弃。

清朝初年,锡伯族居住的中心地区已经东移到嫩江和松花江汇流处的伯都纳、绰尔门等地方。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哈率领官兵往征黑龙江地方时,谕曰:“入略之后,或报捷,或送俘,必令由席北(即锡伯——引者注)绰尔门地方经过为便。”^⑤今海拉尔市东南、扎兰屯市西南一带有绰尔河,其下游有绰尔城。所以,有人认为绰尔门地方即指绰尔城,或附近的一个门。实际上,绰尔门地方并非是绰尔城,也不是绰尔城附近的一个门,而是当时锡伯族居住的一个村落名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并分别迁驻齐齐哈尔、伯都纳和吉林乌拉三城时,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题称:“两江(即指嫩江和松花江——引者注)汇合处渡口南岸低湿,每值雨季,渡船处水宽近三十里。渡口所关紧要,请将移驻伯都纳二千兵内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渡口北岸绰尔门地方。”^⑥另外,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户部曰:“莫罗浑仓距宁古塔将军所属伯都纳城甚近,且莫罗浑、伯都纳、绰尔门等村锡伯兵皆不动田舍,即安置于伯都纳、绰尔门地方。相应请部议,饬交伯都纳城官兵,停交迁往齐齐哈尔城之官兵看守。”^⑦这就充分证明,绰尔门是松花江、嫩江汇流处北岸渡口附近的一个锡伯族聚居村落。

伯都纳也是清初锡伯族居住的一个村落,位于嫩江、松花江汇流处的图西吞以东40里地方,是当时由吉林乌拉通往黑龙江的水路交通要道。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了筑城安置科尔沁蒙古所献锡伯、卦尔察等官兵,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具文题称:“松花江由南北流,嫩江由北南流,两江于图西吞地方汇合,经东省诸部所居之地,流入东北海。”^⑧“图西吞以东四十里处之伯都纳地方,系水陆二路会合之处,且地势高,垦地有余,应于此处筑城。当筑城时,请照黑龙江、墨尔根筑城之例,派盛京兵八百名,修建木城。其修造衙署、仓库需用木匠,取自盛京工部。工具、食米等项,自备带来。锡伯、卦尔察等所居之地,俱处松、嫩两江流域。地方既近,相应于修建住房、开垦种田时,亦使彼等自力从事。俟房屋建成时,请将伊等家属由水路迁移。伊等皆居该地年久,

相应请免发口粮、籽种。”^⑧于是,从伯都纳附近地方居住的锡伯、卦尔察丁内挑选年青力壮者 2000 名,作为披甲,驻守新筑的伯都纳城。此 2000 名披甲内,锡伯披甲共有 1500 名,分编 30 牛录;卦尔察披甲 500 名,分编 10 牛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伯都纳 30 牛录锡伯官兵携眷移驻盛京后,仍有一部分锡伯族人居住在伯都纳和前郭尔罗斯旗所属的松花江两岸地方,承应为京城王公交纳鱼租之差。他们既不归伯都纳驻防八旗管束,也不归前郭尔罗斯蒙古旗管束,而是直接归住京王公管束。同治九年(1870 年)七月,吉林将军衙门咨文理藩院曰:“前准理藩院咨,据郭尔罗斯札萨克辅国公阿勒坦鄂尔克呈报:查明在本旗地方居住之锡伯人丁三十余户,今已百有多年,一时难以驱逐,应归何旗管束之处,请由部定示复等因。查郭尔罗斯公旗逐越旗种地一案,系吉林将军奏办之案,本院无凭查复。所有该公呈请锡伯人等三十余户之处,应由贵将军详查明确,札复该公遵办等因。当即札查去后,旋据郭尔罗斯公报称:在本旗居住之锡伯人丁三十余户,迁来居住年久,应交何旗管束之处,请示遵办。如交本旗管束,其伊等所交之差,仍令伊自行送交,与本旗无干各等语。当即札行该公声复,以备报院等因。又查伯都讷之达呼哩等四村均有居住之锡伯人等,亦在该处居住年久。应归何旗管束,随经札行伯都讷副都统衙门去后,嗣据该副都统报称:查本旗达呼哩等村居住之锡伯人等,均系向住京王公交纳鱼租之阿勒巴图,自早年移来居住,将及二百余年。伊等亦情愿归本旗管束,至伊等所纳鱼租,仍令伊自行送交,各等因呈报前来。相应将此项锡伯三十余户,即交该公旗管束。其在伯都讷居住之锡伯一百余户,既在该处居住年久,若再更旗管束,转多窒碍,自应仍交该处管束。至伊等所种之地,原与旗地毗连,而旗地向不纳租,应否照依旗地,毋庸纳租之处,咨行贵院示复,以备札行各该处遵办。”^⑨这说明,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时,有一部分锡伯族人因承应住京王公鱼租之差,未编入满洲八旗,仍居住在原住之地,而且后来驻守伯都纳城的所有锡伯族官兵携眷南迁盛京时,也未随之迁移。这部分锡伯族人的后代,迄今仍居住在其祖辈居住之地,即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锡伯屯和扶余县达户、双屯子、罗斯屯、莫拉河等村屯。据 1953 年统计,扶余县有锡伯族 228 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有锡伯族 154 人。^⑩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在嫩江与松花江的汇流处,以及嫩江和第二松花江的下游一带,锡伯族村落比比皆是,可谓星罗棋布。根据康熙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记载,所能查到的冠以“锡伯”二字的村落就有 14 个,即伯都纳、伊尔门、纳尔浑、莫洛浑、舍里、雅达浑、和色、乌聂恩、萨勒巴岱、法依法里、广基尔、塔克图、杭固哩、乌拉尔吉等村落。这就充分说明,嫩江与松花江的汇流处,以及嫩江和第二松花江的下游一带,是清初锡伯族集中居住的地区。那么,锡伯族居住地区是否只限于此呢?显然不是,当时锡伯族居住地区较广,上述地区只是相对聚居的地方而已。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为了接收安置由科尔沁蒙古旗抽出的锡伯等人,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吉林将军佟保曰:“本将军题前事内开,自与齐齐哈尔接壤处起,挑取嫩江沿岸所居之锡伯丁三千名,选其中强壮一千名为披甲,其余二千名作为附丁,移驻将于齐齐哈尔地方新筑之城,以资完备等因,奉旨准行。据此,本将军抵齐齐哈尔地方,依照原题,查点与齐齐哈尔接壤之嫩江两岸依次居住之村,东岸至穆尔呼楚村,西岸至达尔呼齐村之丁足有三千名之数。是故,将此三千名丁移驻齐齐哈尔。穆尔呼楚村之南乌拉尔吉村、达尔呼齐村之南博克顺村迤南所居之锡伯、达斡尔,松花江流域所居之锡伯、达斡尔、卦尔察、锡拉木伦、养息牧外辽河等处所居之人,俱离将军等安置之地相近,若顺便由将军等收聚办理,则与各该地方相接之村可不跨越,亦便于我等收聚。”^⑪同时,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具文题称:“齐齐哈尔最为紧要形势之地,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所居地界总汇于此,且距通达兴安岭北呼伦等地及尼布楚之道甚近,应于齐齐哈尔一带驻兵一队。”^⑫“若将锡伯、卦尔察移至墨尔根,则地方穹远”^⑬于是,从齐齐哈尔附近居住的锡伯、达斡尔人内拣选壮丁 1200 名为披甲,派往齐齐哈尔地方,筑城镇守。又选丁 2400 名为附丁,凡“居于大路附近方便地方者,仍准其居住原屯;居于远离大路拐弯之处及嫩江西岸者,皆迁至嫩江东岸,依次安置。”^⑭此 3600 名官兵合编为 24 牛录,其中锡伯 19 牛录,兵丁共 2850 名;达斡尔 5 牛录,兵丁共 750 名。

另外,吉林将军佟保依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划定的地区,接收安置锡伯等人时发现,卦尔察居住区为松花江、呼伦河(今呼兰河)流域,只有锡伯族所居之地距吉林乌拉较近,而且居住在锡拉木伦等处的锡伯人口也为数不少。因此,为了便于安置和节省搬迁费用,将卦尔察人均划归伯都纳地方安置,分编 10 牛录,披甲 500 名,附丁 1000 名。而后将吉林乌拉附近及锡拉木伦等处居住的锡伯人划归吉林乌拉安置,分编 20 牛录,披甲 1000 名,附丁 2000 名。然而,这 20 牛录锡伯兵丁并未全部移驻吉林乌拉城,除其中 16 牛录就近移驻吉林乌拉城外,4 牛录在锡拉木伦地方,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南迁到京城之前,仍在此地。移驻吉林乌拉之“十六牛录村庄、田亩、附丁,大半皆在伯都纳等处;在锡拉木伦之四牛录村庄、田亩,均在搜登、伊勒门、萨伦

等处。⁷⁹

综上所述,清初锡伯族的居住区域以嫩江和松花江汇流处的伯都纳、绰尔门等地为中心,北至齐齐哈尔,西南至锡拉木伦河流域,南至养息牧外辽河流域,东南至吉林乌拉。当然,在如此辽阔的区域内,繁衍生息的并不仅仅是锡伯族,与之共同生活的还有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和汉等民族。

二、锡伯族与相邻民族的关系

清初同锡伯族杂居或相邻而居的民族主要有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汉族等。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锡伯族与这些民族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往。

政治方面,锡伯族主要与蒙古族、满族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早在元代,锡伯族同蒙古族就有了直接往来,并且受其统治。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喇、兀良哈三部。明朝在兀良哈之地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史称“兀良哈三卫”。当时,锡伯族就隶属于兀良哈三卫。明中叶,蒙古科尔沁部迁到嫩江流域,并逐渐统治了锡伯族。16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建州部兴起,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制建州部势力的扩张,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卦尔察、朱舍里、纳殷九部联兵攻打努尔哈赤,其结果努尔哈赤取胜,九部联兵溃败。⁸⁰在“九部之战”中,锡伯、卦尔察二部虽然作为独立的一部参战,但其首领是科尔沁贝勒翁阿代、莽古思、明安三人,没有自己的首领,可见锡伯、卦尔察二部受科尔沁蒙古统治。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登极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后,锡伯部开始有人携眷投诚,并受到后金的礼遇。据天命朝《满文老档》记载:“锡伯部巴达纳弃其祖先世居之地,率丁三十名来投有功,升为备御。”⁸¹又“胡岱、巴珠、格卜库等三人,自锡伯地方携妻子来投有功,其子孙世代勿令当差。”⁸²尽管如此,投诚后金的锡伯族还是不多的,其绝大部分人仍居故地,隶属于科尔沁蒙古。至天聪年间,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先后归附后金,锡伯部人也随之归附。崇德、顺治年间,清政府在编设科尔沁蒙古十旗时,将其所属的锡伯族,按其氏族编设佐领,分归科尔沁十旗管辖,从而清政府承认了科尔沁蒙古王公、贝勒等对锡伯族的统治。锡伯族官员的任免以及锡伯族人的诉讼案件,清政府都不直接办理,而是通过科尔沁王公、贝勒等进行间接管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并征得科尔沁王公、贝勒的同意,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旗抽出,改编入满洲三旗,移驻齐齐哈尔、伯都纳、吉林乌拉三城。此后,锡伯族开始接受清政府的直接统治,并在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下披甲当差,驻守边疆,开垦种田,直至清朝灭亡。

另外,在政治方面,锡伯族与达斡尔族也有过一定的关系。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抽出编入满洲八旗的同时,又将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旗的达斡尔人编入满洲八旗,与一部分锡伯族一起移驻齐齐哈尔城,其中达斡尔5牛录,兵丁共750名。当时,由于达斡尔族内选不出堪任佐领之人,故从锡伯族内选放佐领5员,管理达斡尔5个牛录兵丁。后来将齐齐哈尔的锡伯官兵携眷迁驻盛京及其所属各地时,这5牛录达斡尔官兵也一同迁去,逐渐融合在锡伯族之中。

经济方面,锡伯族与蒙古族、满族、汉族都有一定的交往关系。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当时,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锡伯族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所生产的“锡伯米”颇负盛誉,闻名遐迩。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兵反击沙俄侵略者,清政府征调锡伯米2500石,转运到黑龙江城,供给出征的八旗官兵。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自吉林乌拉至黑龙江城设立驿站后,征调蒙古、锡伯、达斡尔、索伦等人力开垦种田,所获之粮供给驿站兵丁。⁸³康熙三十年(1691年),因躲避战乱,大量的巴尔呼蒙古逃入黑龙江地区后,锡伯族人奉命赡养一部分巴尔呼蒙古,并教他们耕作方法。据当时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题称:“包括散入扎赉特、杜尔伯特二旗之约八百户,共一千五百户,暂且分交科尔沁十旗。该十旗之锡伯等粮谷宽裕,锡伯等所属嫩江流域,多有鱼类。相应令锡伯人等赡养,晓以食粮、耕耘、捕鱼之道。自来年起,亦由部每户得给耕牛一头、农具、籽种,交蒙古、锡伯教习耕耘,俟其谙于耕耘、能另谋生计时收之”。⁸⁴其次,在贸易方面。清初,在黑龙江城、墨尔根等地派八旗官兵驻守并设置驿站后,满洲、蒙古和汉军官兵经常到锡伯地方以银购买马匹和粮食。例如:康熙二十四年(1686年),移驻黑龙江地区的八旗官兵途经锡伯地方时,曾一次购马600匹;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管理驿站官员杜尔岱等呈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曰:“拉哈等十驿站地方,买不到饲料属实。驿站牛马之饲粮,关系紧要,请大臣等商议,准于乌拉地方船只内,拨给各可载六十石之船二只,以便前往锡伯地方购买粮谷。”⁸⁵自顺治二年(1645年)至康熙十一年(1672年)间,总管内务府衙门每年都派人到黑龙江地区,以布匹、绸缎等物,向锡伯、索伦换取貂皮、猞猁狲皮、堪达罕角、羊皮等物。⁸⁶另外,锡伯族人也常到吉林乌拉、盛京等地出售牲畜、皮革,购买生产工具及日用品。

文化方面,锡伯族因长期处于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受蒙古族的影响颇深。在宗教方面,锡伯族除保留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外,还随蒙古族信仰喇嘛教。在语言文字方面,锡伯族基本上通用蒙语蒙文。至明末清初,锡伯族与满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不少人也学会了满语满文。所以,康熙年间,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移驻齐齐哈尔、伯都纳和吉林乌拉三城后,黑龙江将军衙门办理公务过程中需要蒙语和满语翻译时,一般都行文齐齐哈尔副都统或协领,从齐齐哈尔锡伯官兵内挑取翻译使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黑龙江副都统喀特呼咨文齐齐哈尔协领玛齐曰:“为俄使马驼倒毙事咨行理藩院之文一角,为赉送此文,咨行蒙古路驿站人等之蒙古字文书,在本地无人会写,故以清字起草,咨送铃印片子。令彼处锡伯人内会蒙古字之人,照清字文书缮写蒙古字文书,送至蒙古路驿站,由驿递送可也。”^②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正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玛布岱曰:“有由此派员偕同俄使之事,抵尼布楚后,与俄罗斯相议时,皆用蒙古通事,相应遣派会蒙古话之贤能之人。在此(即指墨尔根城——引者注)查得,并无会蒙古话之人,在彼处锡伯披甲内,选出精通蒙古话,能将我等之言告诉彼等、将彼等之言告诉我等之人二名,携带两个月口粮,同俄使起程,来会由此派遣之员可也。”^③俟至锡伯族编入满洲八旗后,因与满族共居杂处,加之清政府鼓励和支持学习满语满文,锡伯族逐渐放弃蒙语蒙文,改而使用满语满文了。

另外,锡伯族在嫩江、松花江流域居住时,医疗卫生水平比较落后,“向不知服药”。康熙年间,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移驻齐齐哈尔等城后,清政府开始注意改善其医疗卫生状况,从京城太医院内选派医术高明的汉族医生到黑龙江地区行医治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礼部曰:“我等看得,本处地方寒冷潮湿,索伦、达斡尔、锡伯等向不知服药。因孙龙善等使该服药者服药,当灸艾者灸艾,患者多已痊愈。灸艾适于多种地方疾病,望部行文太医院,此次派换之二名大夫内,特选出用药大夫一名、灸艾大夫一名,派来替换。”^④这些太医院医生的到来,不仅治愈了锡伯等族人民所患疾病,而且有助于他们改变观念,掌握较为先进的医疗卫生技术。

婚姻方面,锡伯族与相邻各民族相互缔结姻缘的也较普遍。康熙中叶,锡伯族由齐齐哈尔、伯都纳、吉林乌拉分迁到盛京和北京各地时,清政府清查过锡伯族妇女嫁给他族的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到锡伯族与相邻各民族的婚姻状况。现仅以齐齐哈尔12个锡伯牛录为例,锡伯族妇女嫁给他族者共有31人,其中嫁给满族的10名、嫁给达斡尔族的7名、嫁给汉族的5名、嫁给鄂温克族的1名、嫁给族属不详的8名。^⑤这仅仅是锡伯族妇女嫁给他族的情况,而锡伯族娶他族妇女的情况如何呢?现尚未查到这方面的档案史料,但这并不能说明锡伯族不娶他族妇女。从历史上民族间的通婚来看,若无极特殊的情况,一般都双向进行,相互缔结姻缘。除此之外,在锡伯族南迁盛京和北京之前,其婚姻是自由作主的,不受清政府的任何限制。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锡伯族肯定会娶邻近其他民族妇女为妻,只不过未在官方公文档案上记载而已。

总之,锡伯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婚姻等方面,与其相邻的蒙古族、满族、汉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他们彼此和睦相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为缔造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②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编:《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第24页、第44页,1983年。

③波·少布主编:《黑龙江民族历史与文化》第34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④详见赵志强、吴元丰:《锡伯族家庙碑文考》,载《锡伯族史论考》第121~13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⑤《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第38、42、29、31、206、33、27、50、

38、129、15、19、13、13、116、14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⑩《吉林省锡伯族调查报告》,载《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第160页。

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癸巳年秋九月壬子朔。

⑫《满文老档》卷六十七,天命朝。

⑬《满文老档》卷七十,天命朝。

⑭《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5—1693册。

⑮《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6—1694册。

作者简介:吴元丰,男,锡伯族,1956年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编译工作,以及清代北方民族史和边疆开发史研究工作,著译有《锡伯族简史》(锡伯文)、《锡伯营职官年表》、《锡伯族档案史料》、《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选译》等多部,同时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北京100031。

收稿日期:1997-11-06 责任编辑:姜洪波